

《红楼梦》中的“听”戏与 “看”戏及其异文考辨^{*}

朱 萍 麻永玲

内容提要:《红楼梦》中部分“听”戏与“看”戏用词准确,体现作者对于戏曲描写卓越的把握能力。其中“听”戏与“看”戏的异文体现出清代南北地域不同的戏曲文化、“戏”与“戏文”的区别以及修订者戏曲素养的差异。“听”戏与“看”戏用词是《红楼梦》刻画人物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诸版本特色的体现之一。

关键词:红楼梦 听戏 看戏 异文 版本

《红楼梦》诸版本中戏曲描写的异文颇受学界瞩目。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一书分析《红楼梦》第五回、第十四回、第十八回中三处戏曲异文。^①曹立波《“东观阁原本”与程刻本的关系考辨》及曹立波、耿晓辉《北师大图书馆藏〈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考辨》二文考辨程刻本与东观阁本第九十五回出现的宝玉听戏地点异文。^②于杕亭《〈寻梦〉该用什么乐器伴奏——〈红楼梦〉阅读札记之一》一文排列程乙本等第五十四回关于《寻梦》所配乐器异

文 据赵景深意见以杨藏本原文为是。^③但《红楼梦》中多处戏曲异文尚未被研究者关注,或未被加以系统性地考察。

经比对《红楼梦》中的戏曲异文,饶有所获(检索周文业先生开发的《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系统,又用已出版的各影印本核对)。^④其中“听”戏与“看”戏的相关异文可为《红楼梦》版本研究提供又一观照视角。

一、“听”戏与“看”戏——《红楼梦》中赏戏活动的用词

《红楼梦》里记有丰富的演剧活动,描写赏戏方式有两类:一是“听”戏,二是“看”戏。“听”戏与“看”戏共出现 57 处。各版本均无异文的,有 20 处“听”戏,27 处“看”戏。另有 10 处出现“听”戏与“看”戏异文。

无异文的 20 处“听”戏描写,分布在《红楼梦》第十一回、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九回、第三十回、第三十六回、第四十三回、第五十四回、第六十三回、第九十三回、第九十四回、第九十五回。举例如下:

(贾蓉)大老爷说家里有事,二老爷是不爱听戏又怕人闹的慌,都才去了。别的一家子爷们都被琏二叔并蔷兄弟让过去听戏去了(第十一回)

(黛玉)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第三十回)

(贾政遣人去叫宝玉)今儿跟大爷到临安伯那里听戏去(第九十三回)

(王夫人将)去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的告诉了一遍(第九十五回)^⑤

无异文的“看”戏描写有 27 处,分布在第八回、第十六

回、第十九回、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九回、第三十回、第四十三回、第四十四回、第五十三回、第五十四回、第七十一回。例见：

(宝玉) 珍大爷那里去看戏换的(第十九回)

(贾母让史湘云) 看了戏再走(第二十二回)

(凤姐) 遂约着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去(第二十九回)

(宝玉) 那里还有心肠去看戏(第二十九回)

(贾母) 歪着和薛姨妈看戏(第四十四回)^⑥

以上引文显示,《红楼梦》相关回中的“听”戏与“看”戏多泛指演剧活动,一般情况下可通用。

前述《红楼梦》47处各本相同的“听”戏与“看”戏,有12处不能通用。其中只能用“听”戏的共9处,见于第二十二回回目、第二十三回、第五十四回、第六十三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第二十二回回目)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第二十三回)

(贾母) 这些姑娘都比咱们家姑娘……听过好曲子;(文官) 这也就是的……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再听一个喉咙罢了;(贾母) 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只用这两出叫他们听个野异罢了(第五十四回)

(宝玉) 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第六十三回)^⑦

第二十二回回目《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强调“听”曲文的活动促成宝玉悟禅机,宝玉所听“曲文”为宝钗讲解的《寄生草》;第二十三回黛玉隔墙听唱《惊梦》中《袅晴丝》一曲;第五十四回贾母溢美客人赏戏经验丰富,同时引导客人重点关注芳官、葵官的喉嗓;第六十三回宝玉听芳官演唱明代传奇《邯郸梦》中《赏花时》一曲。以上9处演剧欣赏对象皆为唱工,只能依赖听觉,故用“听”。

《红楼梦》中有3处赏戏描写只能用“看”戏,如下:

忽见丫头们来回说“东府珍大爷来请过去看戏……”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太公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内中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闻于巷外。(第十九回)

(林黛玉)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第二十三回)

如今皆将荷叶扭转向外,将灯影逼住全向外照,看戏分外真切(第五十三回)^⑧

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第十九回脂批评东府所演四剧“形容刻薄之至。弋阳腔能事毕矣。阅至此则有如耳内喧哗目中离/撩乱。”^⑨点出此处赏戏活动偏重视听刺激的特点。第二十三回林黛玉偶听曲文,被文意吸引,这与他人观演注重视觉感受不同。第五十三回写贾府内用灯讲究,提升了观剧效果。当演剧关注对象为装扮、排场时,须借重视觉,故只能用“看”戏。

这些各版本均无异文的“听”戏与“看”戏用词表明，《红楼梦》描写赏戏的用词极为精准：当泛指演剧活动时，“听”戏与“看”戏可通用；当欣赏演剧中的曲文、唱腔时，用“听”戏；当关注演剧之装扮、排场时，用“看”戏。

二、《红楼梦》中“听”戏与“看”戏异文考述

除上述 47 处各版本均无异文的“听”戏与“看”戏外，《红楼梦》版本中另有 10 处出现“听”戏或“看”戏的异文。具体如下（回目引自程乙本，^① 括号前为底文，括号内为改文）：

1、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凤姐）历来听书看戏（甲戌本，^①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甲辰本，杨藏本，程甲本）

（凤姐）历来看戏（列藏本，舒序本）

（凤姐）从来听书听戏（程乙本）

2、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宝玉问黛玉）你爱看那一出（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甲辰本，舒序本）

（宝玉问黛玉）你爱听那一出（杨藏本，程甲本，程乙本）

3、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黛玉) 拣我爱听的唱给我看(庚辰本)

(黛玉) 拣我爱的唱与我看(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甲辰本,舒序本。舒序本作“给我看”)

(黛玉) 拣我爱的唱与我听(杨藏本,程甲本,程乙本)

4、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袭人) 今儿看了戏(庚辰本,蒙府本,甲辰本,程甲本)

(袭人) 今日看了戏文(列藏本,舒序本)

(袭人) 今儿听了戏(戚序本,甲辰本,杨藏本,程乙本)

5、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黛玉) 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甲辰本,舒序本,程甲本)

(黛玉) 你只管看(听) 你的戏去罢(杨藏本)

(黛玉) 你只管听你的戏去罢(程乙本)

6、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黛玉) 心里想他是好吃酒看戏的(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甲辰本,舒序本,程甲本。舒序本

作“喫酒”)

(黛玉)心里想他是好吃酒看(听)戏的(杨藏本)

(黛玉)心里想他是好吃酒听戏的(程乙本)

7、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宝玉)姐姐怎么不看戏去(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甲辰本,舒序本,程甲本)

(宝玉)姐姐怎么不看(听)戏去(杨藏本)

(宝玉)姐姐怎么不听戏去(程乙本)

8、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宝钗)我怕热,看了两出(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甲辰本,舒序本,程甲本。舒序本无“了”字)

(宝钗)我怕热,看(听)了两出(杨藏本)

(宝钗)我怕热,听了两出(程乙本)

9、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焙茗)看戏喝酒(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甲辰本,杨藏本,程甲本)

(焙茗)听戏喝酒(程乙本)

10、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大家仍旧看戏(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甲辰本,杨藏本,程甲本)

大家仍就听戏(程乙本)^⑫

联系小说中的语境,这10处演剧活动并未详细描写具体赏戏对象,而是泛指整个戏曲演出,使用“听”戏或“看”戏均可。这应是各本于此10处出现歧出文字的根本原因。

这10处异文反映的突出问题有两点:一是程乙本于此10处皆作“听”戏,他本多作“看”戏。尤其是第1、5、6、7、8、9、10这7处,他本均为“看”戏(包括杨藏本的底文),独程乙本作“听”戏。二是第5、6、7、8处杨藏本原作“看”,后均点改为“听”,点改后的文字与程乙本相同。

杨藏本第二十二回、第四十三回原缺,道光间收藏者杨继振据程甲本抄补。第二十二回共有3处异文,情况有所不同。第2、3处异文程甲本与程乙本相同,故第2、3处杨藏本与程甲本、程乙本均同。第4处程甲本与程乙本不同,而杨藏本与程乙本相同,可能是杨继振据程甲本抄补时偶然依从程乙本,或者抄补时自行改“看”为“听”,具体原因待考。第四十三回的两处异文即第9、10处,均为杨继振据程甲本抄补,均与程乙本不同。第5、6、7、8四处,杨藏本原抄写者将“看”点改为“听”。这与杨藏本多处据程乙本点改的特征符合。第1处杨藏本同程甲本而不同于程乙本,可能此处为杨继振据程甲本抄补的缺页,也可能出于其他情况,待考。

三、《红楼梦》中“听”戏与“看”戏异文辨析

“听”戏与“看”戏的异文,首先体现了清代南北地区戏曲文化的不同。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云:

北人于戏曰听,南人则曰看。一审其高下纯驳,一审其光怪陆离。论其程度,南实不如北。^⑬

徐珂以“听”为上,“看”次之。“听”与“看”是北方南方赏戏惯用词的标志性区别。邓云乡《红楼风俗谭》指出:“(《红楼梦》里)有一个字很能代表北京的特征,就是‘听’字,而不是‘看’字。北京叫‘听戏’,外地叫‘看戏’,只一字之差,就反映了不同的欣赏水平。”^⑭认为“听”字具有北京地域特征,代表的赏戏水平异于“看”字。

程乙本多作“听”戏,应是其修订者受北方地域戏曲文化影响的结果。尤其是第1处异文,诸本皆为“看戏”,只程乙本作“听戏”,且不避前文“听书”,连用两个“听”字。地域背景在上述第4处亦有反映。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甲辰本、杨藏本、程甲本、程乙本皆作儿化词“今儿”,列藏本、舒序本为“今日”。《红楼梦》词语儿化现象已有专文探讨,^⑮兹不赘述。要之,“听”戏和“今儿”都是程乙本修订者北方文化背景的反映。

“听”戏与“看”戏的异文,还与“戏”与“戏文”的微妙区别有关。第4处异文同时出现了“戏”与“戏文”的异文。庚辰本、蒙府本、甲辰本、程甲本为“看”戏,戚序本、杨藏本、程乙本作“听”戏,列藏本、舒序本为“看”“戏文”。

《红楼梦》第十一回、第七十一回也出现“戏”与“戏文”异文:

(凤姐)戏文唱了几出了(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

(凤姐)戏唱了几出了(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舒序本、杨藏本)(第十一回)

(南安太妃)点了一出吉庆戏文(庚辰本、蒙府本、甲辰本、杨藏本、程甲本、程乙本)

(南安太妃)点了一出吉祥的戏(戚序本、列藏本。戚序本作“吉庆戏”)(第七十一回)^⑩

“戏文”，《中国戏曲曲艺词典》释曰“宋元时用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即‘南戏’。现在浙江等地也泛称戏曲为戏文。”^⑪钱南扬《戏文概论》指出戏文包括“脚本”和“演唱”两种含义：“譬如说‘看戏文’，不是指读脚本，而是指看演唱。严格说来，应该像《错立身》第一出内《鹧鸪天》所说‘贤每雅静看敷衍’才对；而习惯却不如此，只说‘看戏文’，不说‘看敷衍’。”^⑫以上所言“戏文”可归纳出四个义项，一指宋元时期的南戏，二是在部分地区内作“戏曲”通称，三指剧本，四是“敷衍”即舞台扮演。

列藏本、舒序本第二十二回言及“戏文”应为第四种含义，包括“演”和“唱”。“看”“戏文”即钱南扬所云“看敷衍”。程乙本等强调曲、腔、韵等欣赏对象，故曰“戏”，以便与“戏文”区别开。欣赏这类对象时称“听”戏。第十一回与第七十一回中，戏文与戏都无特指，二者于此两处可通用。

用“听”戏也与刻画人物性格有关。宝玉曾和宝钗说最怕“热闹戏”，^⑬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⑭宝、黛口中“热闹戏”“看戏文”应指《红楼梦》中贾府常演剧种之一弋腔戏。偏雅静的昆腔戏贾府里也常演。第二十二回宝钗生日和第九十三回临安伯府演戏都请来昆腔戏班助兴。^⑮第六十三回提到明传奇《邯郸梦》剧曲《赏花时》，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言其用昆腔演唱。^⑯昆腔以细腻唱功称著。胡忌等《昆剧发展史》指出昆剧中演员不上

舞台演唱为“清唱”。清唱亦称“清工”。与此相对的舞台唱法叫“戏工”。^{②3}

《红楼梦》中有两次清唱描写,一见第三十六回,一见第六十三回。第三十六回中,宝玉找“最是唱的好”的小旦龄官将《牡丹亭》曲文演绎一番,遭到龄官的明确拒绝。宝玉“从未被人如此厌弃”,^{②4}之后又看到龄官与贾蔷种种情态,顿悟“从此后,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②5}“宝玉默然不对,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②6}这是宝玉所受的一次重要情感教育。

此回回目各本略有差异(括号前为底文,括号内为改文):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语梨花院(己卯本、庚辰本)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戚序本、蒙府本、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花(香)院(列藏本)

绣鸳鸯梦兆绛云轩 识定分情悟梨香院(舒序本)

绣鸳鸯惊梦绛云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杨藏本)^{②7}

除己卯本和庚辰本作“情语”外,其他诸本皆为“情悟”。“情悟”比“情语”更契合文意。“识分定”诸本皆无异文,乃为共识。这次未能如愿的戏曲欣赏活动,给予宝玉刻骨铭心的心理体验。此处描写,即使龄官答应了宝玉的请求,也不是正式上台,属于“清唱”。

第二次提到清唱表演为第六十三回芳官演唱《赏花时》。众人玩“占花名”,芳官临时受宝钗之命演唱,并非正

式登台表演,亦无提到乐器伴奏,显见为“清唱”。该曲牌名列藏本作“卖花时”,蒙府本作“扫花诗”。《赏花时》出自《邯郸梦》中的《扫花》一出。蒙府本抄写者可能把这一出的出名误作曲牌名,故写成“扫花诗”。^②

相对排场热闹的戏工,宝玉黛玉等人多倾向清唱性质的雅化表演。此种赏戏活动,《红楼梦》多作“听”戏。涉及赏戏活动的描写中,各本使用“听”戏次数最多的人物是黛玉,有9处,这9处均同且无异文。见各本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九回、第三十回。以下为宝玉和贾母,各6处。宝玉“听”戏见各本第二十二回、第三十回、第三十六回、第九十三回、第九十四回。这6处各本相同无异文。贾母“听”戏见各本第二十二回、第五十四回。这6处各本相同无异文。“听”戏成为宝玉、黛玉这类高雅受众的身份标识之一。

第3处异文之“听”戏,与刻画出人物心理活动有关。此处庚辰本作“拣我爱听的唱给我看”。其他诸本都是“拣我爱的”,去掉“听”字。此处语境是贾母为宝钗庆生请戏班,开戏前宝玉请黛玉点戏。黛玉心情复杂,故出此冷语刺激宝玉。比较而言,庚辰本之“听”有强调意味,更能突出展现黛玉敏感计较的复杂心理。

“听”戏与“看”戏异文比较可见:程乙本多用“听”戏,不但体现了修订者的北方地域戏曲文化背景,还体现其比他本校改者更为敏锐的戏曲意识。杨藏本异文的复杂情况,是其版本特征的体现。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听”戏异文,在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方面更为恰当。

综上,《红楼梦》中描写人物“听”戏与“看”戏的用词是刻画人物文化修养与性格差异的高超手段。其异文是清代南北地域戏曲文化背景差异及修订者戏曲素养差异的反映。“听”戏与“看”戏的用词及其异文,是研究《红楼梦》

版本嬗变的又一有效途径。

* 本文系 201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研究”(项目编号: 14BZW065) 阶段性成果。

注释

- ①② 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0、123、132 页。
- ② 曹立波《“东观阁原本”和程刻本的关系考辨》,《文学遗产》2003 年第 4 期。曹立波、耿晓辉《北师大图书馆藏〈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考辨》,《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2012 年第 2 期。
- ③ 于批亭《〈寻梦〉该用什么乐器伴奏——〈红楼梦〉阅读札记之一》,《红楼梦学刊》1982 年第 1 辑。
- ④ 周文业先生开发的小说版本数字化系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此深表感谢。
- ⑤ -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 本文所引《红楼梦》小说版本如下:冯其庸《瓜饭楼手批己卯本〈石头记〉》,冯其庸《瓜饭楼手批庚辰本〈石头记〉》,冯其庸《瓜饭楼手批甲戌本〈石头记〉》,均见《冯其庸批评集》,青岛出版社 2011 年版。《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年版。《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沈阳出版社 2006 年版。《石头记》(列宁格勒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甲辰本〈红楼梦〉》,沈阳出版社 2006 年版。《舒元炜序本〈红楼梦〉》,沈阳出版社 2008 年版。《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程甲本〈红楼梦〉》,沈阳出版社 2006 年版。《程乙本〈红楼梦〉》,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1 年版。与此同时,本文亦比对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的《程甲本红楼梦》上下册,日本汲古书院 2013 年版。比对结果显示,本文所涉内容在上述两部程甲本

一致。

- ⑬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近代编第一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83、184页。
- ⑭ 邓云乡《红楼风俗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
- ⑮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谭笑《论程高本叠音词的儿化现象》,《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4辑;吕长明《〈红楼梦〉里的北京土语》,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
- ⑰ 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编《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 ⑱ 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 ㉓ 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2、43、70页。
- ㉕ 己卯本作“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庚辰本作“只是各人[得]各得(人)眼泪罢了”。戚序本、蒙府本为“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列藏本“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甲辰本作“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的人眼泪罢了”。舒序本作“只是各人葬各人的眼泪罢”。杨藏本“只是(好)各人(瞧)得各人的眼泪罢[了了]”。程甲本“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程乙本“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
- ㉘ 该曲牌名列藏本作“卖花时”;蒙府本作“扫花诗”;余本皆作“赏花时”。《赏花时》出自明传奇《邯郸梦记》第三出《度世》,为该出第一支曲。见吴秀华《〈邯郸梦记〉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清代《度世》的舞台本称《扫花》,见《缀白裘》(初集)卷一,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0页。《中国戏曲曲艺词典》释【赏花时】云“曲牌名。属北曲仙吕宫……元杂剧的楔子,大多用【赏花时】或【端正好】。”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本文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文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艺术研究院;邮编:100024)